

宁波帮博物馆·《恭录后新屋记》木刻屏风 八块匾记载包氏家族诚信故事



一馆一藏

陈青 陈茹

“宁波帮博物馆作为城市独特的人文存在，讲述了宁波很多的人文历史，这次给大家推荐《血脉同根》展厅展示的包氏家族宗祠八块匾，记载了包玉刚祖上诚信的故事，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宁波帮博物馆馆长王辉将博物馆筹建之初发现的《恭录后新屋记》木刻屏风，作为“一馆一藏”向市民特别推介。

“镇之西郭十八里为清泉乡，面江而背海，河水横带，居人筑土为堰，以资水田之利。有包氏者聚族而居此，累世矣……”2007年，镇海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办在庄市钟包村后新屋旁发现8扇木刻屏风，被称为《恭录后新屋记》木刻屏风。8扇屏风，每扇高115厘米、宽46厘米，全文共605个字，阳刻、颜体字迹极为秀美，刻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

说起这八块匾的由来，王辉觉得也是缘分。“当年博物馆筹建之初，恰逢中央电视台来宁波采访有关包玉刚的人文故事，我陪着去包玉刚故居周边拍摄，村民告诉我包氏宗祠里有几块木匾，不知道有没有价值。”王辉发现上面所刻恰是《镇海县志》里记载的包玉刚先祖包奎祉的一个诚信故事。“八块匾完好无损，这是个意外的惊喜，也让宝贝之后得以留存到宁波帮博物馆来。”

八块匾讲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恭录后新屋记》主要记述了后新屋的由来：包奎祉，是包拯二十一代孙，曾往返温州一带，贩运丝绸养家。一次路过天台投宿时，包奎祉发现自己的包裹被人拿错了。错拿的包裹里面有五千两汇票

以及二百两白银。他返回原来的客栈，一连等了好几天，都不见失主来寻。他后来在客栈的墙上写明情况及认领地址。

第二年，一位福建木材商找到了包奎祉，寻找失物。包奎祉将物品如数归还。失主拿出二百两银子表示感谢，包奎祉坚决不要。木材商感叹于包奎祉高洁、诚信的品格，便邀请他一起去福建做生意。几年后，包奎祉获利起家，在家乡买田置地，并在横河堰盖了一幢新

宅，即“后新屋”。

《恭录后新屋记》木刻屏风由鄞县洪家滋撰文，嗣孙包振钧拜识，文人学士董天览敬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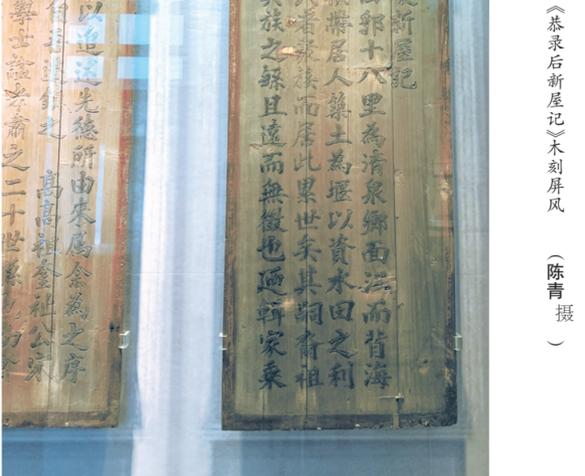
洪家滋是光绪九年（1883年）癸未科第二甲进士，官编修，官户部主事，书法出二王。洪家滋在早年的宁波商帮中很有影响，他的书法难得一见，传世作品不多。

王辉说，在八块匾上把包奎祉的故事镌刻下来，目的是“述公之德以光示后人”。而诚信，是一代代宁波帮人士恪守的精神品格。

有一则关于宁波帮先驱叶澄衷诚誉浦江的故事，在沪甬两地广为流传。当时，年少的叶澄衷尚在黄浦江的洋轮旁边摇着小舢板，一日捡到一个提囊，他没有因为生活的困窘，就将捡到的物品据为己有，而是在洋轮边守候失主，原物归还。正是这种品质，给他带来了改变的契机，开启了日后的经营之路。发达后的叶澄衷不忘贫贱，与工友们同甘共苦，全力引荐乡人到上海等各大商埠发展，赢得身后无数赞誉。

1930年，在武汉从事营造业的宁波帮人士沈祝三承揽下武汉大学主要建筑物的营造工程，包括武汉大学石牌楼、理学院、文学院、男生宿舍、学生饭厅及俱乐部等。其时，他所创立的汉协盛已是武汉最大的营造厂。不料，1931年武汉大水，又逢国际经济危机带来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在工程全面亏损的关键时刻，沈祝三将多处私宅和砖瓦厂抵押给银行，取得贷款40万元。他信守合同，对于武大工程，材料选优，检验甚严，保质保量按期施工，不仅着眼保固百年以上，而且原来承诺的奉送水塔、水池等配套工程依然兑现。武汉大学建成后，沈祝三变卖了几乎全部家产，直到武汉沦陷时才还清贷款。因为武汉大学，沈祝三从一代富商变为一贫如洗，汉协盛也大伤元气，结束了兴盛时光。1941年，一身萧条的沈祝三在汉口去世。他所承揽建造的武汉大学的早期建筑群被誉为中国近代建筑精美绝伦的杰作，蜚声海内外。

王辉说，在宁波帮的发展历程中，还有很多类似的故事。诚信是宁波城市和宁波帮精神之一，诚信精神对城市的发展，对地域人文的弘扬与传播具有非常深刻的意义。



《恭录后新屋记》木刻屏风

（陈青 摄）

韩国电影的高光时刻 ——《寄生虫》观后

曲水

在这个因为疫情而无法去影院观看贺岁片的特殊春节，奥斯卡颁奖礼还是如期而至。《寄生虫》成为有史以来第一部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非英语电影。韩国电影由此改写了世界电影史。

奥斯卡评奖委员会实行评审团制度，本届评奖是由8000多位国际电影人一起投票完成的。尽管程序非常复杂，但基本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寄生虫》的获奖表明：奥斯卡在影片选择上颇有“改弦更张”之势，开始推崇“为穷人说话”的电影，开始将对底层和少数群体的关怀纳入主流话语中来。其实奥斯卡也有自己的想法——突破传统，走向多元，希望证明这个奖项不是美国电影界的自娱自乐，而是属于全世界的电影角逐盛会。

《寄生虫》是一部剖析贫富差距现实的作品，它像一面照进残酷现实的镜子，折射出韩国社会的阶级矛盾。故事中的那个穷人家庭，原本靠折叠披萨盒维持生计。一个偶然的机会，穷人的儿子走进富裕家庭，当起了英语家教。随后，这一家人通力合作，妹妹成了富人儿子的美术教师，妈妈和爸爸则成为富人家的管家和司机。他们彼此装作互不认识，日子过得也不错。然而影片到了后半段，情节急转直下。贫富之间的巨大鸿沟凸显出来：当社长嫌弃司机身上“有一股地铁上的味道”时，当一场摧毁穷人居所的暴风



《寄生虫》剧照

雨在富人太太的口中只是令空气变得更清新的因素时，阶层间的隔阂与对立露出了尖锐锋芒，后续的悲剧也呼之欲出……

该片导演奉俊昊艺术风格极具辨识度。他善于描摹冷酷的现实，总是于悲情延展的过程中先为观众构建些许希望，然后再将残存的美好一股脑儿打碎。他还极少在电影里显露批判、指责的意图，绝少“选边站”。他以前拍摄的《母亲》《杀人回忆》等影片，也是如此。所以有评论家认为：奉俊昊的作品往往不会显露明确的价值观念，一切让观众自己去体味。比如《寄生虫》中，穷人一家用花言巧语骗了富人一家，而富人一家在表面的

优雅礼貌背后，也根本瞧不上穷人一家。前者的狡猾和后的伪善皆显而易见，但影片只负责将客观现实和与之相关的命运拎出来，呈现在银幕上，不给出任何解释。当然，导演在细节中还是穿插了不少宛如刀匕的隐喻，深入分析，细思极恐。另一点尤为难得的是，《寄生虫》在冷峻和酷烈中亦不失点滴暖意。像宋康昊饰演的那个穷人父亲，在雨水倒灌进家之际，首先选择抢救的物件是妻子当年获得链球冠军的那个奖杯……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寄生虫》和诸多典型性“冲突”电影迥然有别。不过此片纵有出类拔萃的想象，峰回路转的情节，引人深思

的结局，也绝非毫无瑕疵。尤其片中出现的那些生硬巧合，使得整部电影更像是一则构思周全的寓言，而非一个行云流水的故事。而且《寄生虫》也确实没有《爱尔兰人》的史诗气质，《小丑》的叛逆疏狂，以及《1917》的艺术技巧。也许本次奥斯卡看重的是它精巧绝伦的叙事技巧，看重奉俊昊导演竟能将这样一个带有强烈现实意味的虚构作品操演到商业、艺术两相平衡的极致。鉴于于此，评委会才将第92届奥斯卡的“最佳原创剧本”“最佳国际电影”（最佳外语片）“最佳导演”（奉俊昊是继李安之后第二位获此殊荣的亚洲导演）和“最佳电影”这四重重量级大奖授予了《寄生虫》，同时也把奉俊昊推上顶级导演的宝座。有人甚至提出，奉俊昊的成就已经超过了英格玛·伯格曼、费德里科·费里尼，直接能和华特·迪士尼并肩而立了。笔者觉得，评价某个导演最客观公正的方式不是赞其最佳、贬其最劣，而是看他作品的整体水平。作为一名60后导演，奉俊昊以后还有很长的艺术道路要走。

看着韩国电影迎来他们的巅峰时刻，我们除了祝贺，是不是也该反思一下？

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冰箱、冷藏柜早已进入寻常百姓家，如今“灶跟间”都电器化了。但昔日的老物件并没有被遗弃，有的成为收藏家的藏品，有的有了新用途。人们用老水缸养鱼、养荷花。竹筒箕藏物与欣赏并重，许多人用它储放普洱茶。八仙桌当茶桌。改革开放后，许多老齐橱出口到国外，堂而皇之地成为外国人家里的藏书柜。有些老华侨侨身在异国他乡，看见似曾相识的家乡老齐橱，会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满满的乡愁呀。

清代的齐橱体量通常比卧室里的衣橱还大，尺寸基本统一：高1.9米，宽1.35米。



精美的老齐橱（应敏明 供图）

鉴赏与收藏

应敏明

我们这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人，小时候住的都是老房子，厨房叫“灶跟间”。家家户户“灶跟间”布局大同小异：一口土灶，一般有两个锅眼，中间嵌一口铁汤锅（高级点为铜锅）。灶后放一堆柴火。土陶做的大水缸，占据了很大地盘，水缸盖上放一只木制水瓢。一张八仙桌，四把长凳。房梁上悬下来一只竹筒箕，那是盛放冷饭的。靠墙一角，放着体型庞大的老齐（音介）橱。这齐橱会和人交流，橱门一开，便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倘若不是饭点，大人们一听到齐橱发出“吱嘎、吱嘎”声，就知道小孩在偷东西吃了，于是责骂一句：“小鬼，饭刚吃好，肚皮又饿啦？”

齐橱，即食品橱，用来存放食物和餐具。齐橱是宁波方言，身居上海的宁波人也多随宁波的叫法。大家可能认为，放在“灶跟间”的齐橱，做工会比较粗糙，其实，在农耕时代，“吃”是天下头等大事，存放食物的齐橱，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人们总是想方设法根据自己的能力，把齐橱做得既实用又漂亮。有些官宦、富人家的齐橱，不乏选用紫檀、黄花梨等名贵木材打制的。

老底子的齐橱和其他家具一样，分明式和清式。齐橱体积有大有小，一般为食橱，下为碗橱，中间有两个抽屉。齐橱是食橱与碗橱一橱两用，上面的食橱通常为双门或四门，我看到的四门居多。上面镂空内放食物；中间抽屉放竹筷、调羹和盛酱油、米醋的小碟子；下面放盆、碗、瓷等餐具和盛器的碗橱，或实木木板拉门，或镂空移门。明式齐橱讲究线条，少雕琢，上面的木门采用插档或镂空草龙工艺。清代甬式齐橱比较繁复，上面的四扇门大都镂空雕，雕梅兰菊竹或一根藤条，或雕字：春夏秋冬、福禄寿禧等等。中间抽层面有些也雕花纹。下面实心木板门或镂空雕花卉的移门，也非常漂亮。齐橱之所以镂空雕，主要是出于食品通风防霉的需要。

清代的甬式齐橱体量通常比卧室里的衣橱还大，尺寸基本统一：高1.9米，宽1.35米。

旧时，无论富人还是穷人，多半是大家庭，这就对齐橱的储存空间提出了要求。吃剩的东西一点都不能浪费，所以齐橱里永远是满满当当的。旧时人们珍惜食物，小时候如果有一粒米饭掉在桌上或者掉到地上，父母都会严肃地叫我们捡起来，吃进嘴里。我们还常背一句古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记忆中，我外婆家有口齐橱，是当年外公从上海带回乡下的，花梨木材质，上面四开门，镂空雕梅兰菊竹；中间抽屉素面，下移门。外婆从小生活上海，满口上海话，小时候曾多次听外婆说：“特口齐橱的油漆是依外公的爷漆的。”我外公的父亲是上海外国轮船上的漆匠。外公嗜酒，外婆就想着法子，给外公弄点下酒菜。那时蚕豆还算便宜，外婆把蚕豆浸水软化剥皮，放入锅中油炸，外婆叫它豆板。豆板冷却后酥脆可口，倒入青花瓷瓶，藏在齐橱里角。每次去外婆家，我总惦记着外公下酒的豆板，常常趁外公外婆不注意，悄悄跑到“灶跟间”，端来凳子上偷吃豆板。讨厌的是，每次当我偷吃时，齐橱门总会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被外公外婆逮个正着。时间一久，我渐渐琢磨出不让齐橱“唱歌”的办法：打开齐橱门时，先把橱门往上一提，再将布垫在橱门立轴底下，这样开齐橱门时就寂然无声了。

用老齐橱的人都知道，齐橱里总是出没着一种令人讨厌的小动物：蟑螂。长大后想想也很正常，齐橱本是存放食物之地，香味诱人；橱门又是漏风的，蟑螂大可长驱直入。大人们都说食品被蟑螂爬过不卫生，但小时候我们身体一直棒棒的。

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冰箱、冷藏柜早已进入寻常百姓家，如今“灶跟间”都电器化了。但昔日的老物件并没有被遗弃，有的成为收藏家的藏品，有的有了新用途。人们用老水缸养鱼、养荷花。竹筒箕藏物与欣赏并重，许多人用它储放普洱茶。八仙桌当茶桌。改革开放后，许多老齐橱出口到国外，堂而皇之地成为外国人家里的藏书柜。有些老华侨侨身在异国他乡，看见似曾相识的家乡老齐橱，会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满满的乡愁呀。

